

清儒學案

世華



玖

清儒學案卷十五

天津徐世昌

用六學案

用六篤行好義忠孝貞隱與夏峯爲友聲應氣求其學私淑梁溪高氏尊程朱而抑陸王故陸清獻深取之述用六學案

刁先生包

刁包初名基命字蒙古號用六祁州人父克俊有道而樂施爲鄉里引重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魁岸穎異少承家學明天啟丁卯舉人再赴禮闈不遇見天下將亂遂棄舉子業以學道自任卜築城隅署其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學者歸之尙義持正邑有大事每倚以決崇禎末流寇犯境毀家倡眾

誓固守城得完甲申國變設莊烈帝主於所居朝夕哭臨賊以人望強徵之以死拒及入清代終不出孫夏峯徵君避難過祁州留與講學心嚮之既而見高忠憲之書尤篤好南游至無錫與忠憲猶子彙旃訂交盡讀忠憲遺書遂稱私淑弟子其學以謹言行始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曰言行不苟取與不苟出處不苟論學由高氏上溯程氏於陸王有微辭於諸經尤深易春秋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斯文正統十二卷用六集十二卷以居母喪致疾卒年六十六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無錫學者祀之東林書院道南

祠

參魏喬介撰家傳 學案小識 先正事畧

易酌序

易何昉乎自庖羲氏一畫始也而康節教學者直遡諸未畫以

前夫畫前之易生天生地生人者也舉天地人不能出其範圍而易於是乎見矣學畫前之易卽心見易學畫後之易卽易見心故曰易心畫也繇一畫而加之至三百八十有四爻交易變易妙有權衡故用酌或仰酌諸天或俯酌諸地或中酌諸人變化生心萬理具備聊以待夫神而明之者而未獲一遇也越數千載文王作於前周公繼於後一則酌義之畫合而爲彖有彖下之辭一則酌義之畫分而爲爻有爻下之辭讀其辭離奇奧衍非上智茫不得其解潔淨精微之教難言矣越數百載天縱孔子而假之年畫酌義彖酌文爻酌周公用成十翼易繇此爲古今第一完書開五經之祖標四書之宗神靈呵護雖秦火不能焚也已嗣是而後言易者無慮數十家若焦延壽若京房若郭璞其表表者矣然皆相傳爲卜筮之書以自神其術數云爾

唯韓康伯之註王輔嗣之疏粗知義理惜其旁酌老莊未免影
響支離揣摩其皮膚而無繇洞貫其腠理也潔淨精微之教難
言矣越千四百載得伊川程子其人以周元公爲師太極圖通
書既有以酌其源流以明道爲兄家庭閒講習討論又有以酌
其體用行年七十有三尙冀少進不輕以其書示人竭終身之
力破除術數小技歸乎綱常名教洗滌註疏陋說徵乎日用行
習原本孔翼發揮三聖之蘊以教天下來世於無窮一人而已
雖然作者固難知者亦未易孔子而後唯伊川爲能作是書唯
考亭爲能明是書本義翼程爲二傳功臣正猶程傳翼孔爲十
翼功臣也讀者不察判然視爲兩書可謂知言乎國家以制科
取士考其始程之傳朱之本義蓋嘗並列學宮其旣也厭博而
就約避難而趨易於是專主本義程傳不得而與焉業易者童

而習之白首而不知爲何書其所爲舉業家言則又彷彿於不可知之象馳驚于無所用之辭程之奧旨宏綱棄置有如隔世朱之微言約義奉行又徒具文易所可見者畫焉耳易所可讀者辭焉耳若夫義理之存焉者蓋寥寥也義理亡而簡編存天下豈復有易哉潔淨精微之教難言矣包也有憂之竊以爲學易者學畫學彖學爻功夫固有次第使非肆力於孔子之翼以求作易者之心於憂患之中則義之畫文之彖周公之爻懵如也學畫學彖學爻者學十翼功夫乃有著落使非肆力於程子之傳以求贊易者之心於韋編之外則孔之翼懵如也夫是以矻矻窮年纂輯成書大都以孔子十翼爲三聖之階梯以程子二傳爲孔子之階梯或錄其辭而表章之或述其志而推廣之而亦閒以朱義補程所未備而亦閒以諸儒及己義補程朱所

未備總之酌朱以合於程酌程以合于孔酌孔以合於義文周公統四聖二賢之易爲一心之易內省吾心一易之注存也外觀吾身一易之發見也極而至於家於國於天下何莫非一易之洋溢也哉夫然後學畫後之易可學畫前之易亦無不可矣
辯道錄序

人知好辯之名自孟子始而不知其始自孔子也孔子之辯在六經刪詩所以辯性情也刪書所以辯政事也禮定而尊卑貴賤辯矣樂定而性反功德辯矣贊周易其辯三聖之心乎修春秋其辯一王之事乎上下二論則又神明六經之旨而辯之於日用常行也顏子不違如愚獨無辯喟然一歎凡古今辯道者無能贊一辭誰謂顏子也而不善辯乎顏子沒而道在曾子則以大學辯曾子沒而道在子思則以中庸辯子思沒而道在孟

子則以七篇辯此一聖四賢者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焉耳
嗣是而後千四百年如醉如夢不復有辯及此者卽有之如董
江都王河汾韓昌黎要亦彷彿大段非能窺見個中祕密也天
開宋室五星聚奎濂溪太極一圖辯諸天地未生以前橫渠訂
頑一銘辯諸天地旣生以後程氏兩夫子辯學庸使不混於大
小戴之記辯語孟使不襲於揚子雲之法言及戰國策士之說
易有傳然後知四聖同歸而老莊之辯無所置喙矣春秋有傳
然後知三傳殊途而康侯之辯有所折衷矣不百年又篤生集
大成之朱子焉小學以辯教而入德有其門近思錄以辯學而
成德有其序未也集註以辯四書本義以辯易詩傳以辯詩而
師弟授受一稟於朝廷之功令猶未也書則授其辯於蔡蔡之
辯卽朱之辯也春秋則推其辯於綱目朱之辯卽孔之辯也禮

則詳其辯於家於鄉於學於國於王朝而約其辯於經傳通解也噫辯止矣此五賢者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焉耳自姚江倡良知之學以爲辯端讀其文章津津乎蘇韓矣而以理學爲文章則蘇韓遜席考其事功巍巍乎韓范矣而以理學爲事功則韓范退舍至於道德之醇節義之嚴則又近而比隆於周程張朱遠而媲美於顏曾思孟若後學新進敢出而疵議之不亦過乎雖然吾見其辯儒也右陸左朱而儒之正閏無以辯吾見其辯性也以無善無惡翻案而性之源流無以辯吾見其辯學也以不思不勉樹幟而學之安勉無以辯吾見其辯書也以禪學證聖學而書之異同無以辯包不敏心竊疑之思一辯而未得其辭也及讀困知記然後知整菴羅子當陽明之時同以講學明道爲事其於傳習錄暨朱子晚年定論辯之至詳以確惜

陽明未能受盡言而四方學者雲從響應故整菴之學晦沒而無傳幸景逸高子涇陽顧子仲好馮子一時鼎興其著書垂訓一稟有宋正傳而不悖羅子於是泰和之書復出而其學亦漸明於天下矣包也焚香卒業深有當於心遂各擇典要分爲四種彙輯成編以告天下來世之學道者僭不自量間亦附以己意嗚呼注杯水於江河豈能益其深燃爝火於日月豈能益其明然而涓滴之細流未敢自竭也希微之末光未敢自滅也以注以燃以示私淑四子之意此四子者豈好辯哉蓋亦有所不得已焉耳

文集

春秋公子遂書法論

自古亂臣賊子或殺身或赤族未有一人得善其終者卽偶爾

漏網又有春秋之斧鉞在嗚呼嚴矣乃公子遂之事吾惑焉遂也內交宮禁外結強鄰殺太子及其母弟而援立私人天下之大惡也其如齊而疾也則以以尸將事之禮望之而責其廢棄君命夫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死不廢禮大賢以上之事也而望之弑父與君之人乎今執桀紂而問之曰汝何以不爲堯舜執跖驕而問之曰汝何以不爲夷齊不情甚矣其卒也適當廟祭之日則以卿卒不繹之禮望之而責魯之不能寵遇大臣夫生也不能正其法死也不能明其罪又從而禮貌焉是崇獎奸回也春秋於天且削其秋冬於王且削其天於吳楚徐越且削其爵而反加禮於遂有是理乎且也與遂並使者叔孫得臣也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而得臣卒不日胡氏以爲仲尼削之也若曰大夫而不能爲輕重者不足加以恩

數云爾惡有首從得臣從惡也魯加恩則仲尼削之仲遂首惡也魯不加恩則仲尼責之是自相矛盾矣噫此胡氏之說非聖人意也然則云何公子遂如齊者數矣一書再書屢書而不略者備著其弑立之罪也至是又如齊而至黃乃復見其困於病而不能如矣昔者往來自如未有能制之者今也人不能制而天制之故乃有二義一幸其災一恨其晚也辛巳有事於太廟正祖宗來格來饗之日而仲遂告終豈非周公在天之靈陰殛而顯奪之乎是又人不能誅而天誅之也其曰壬午猶繹萬人去籥者何也猶亦有二義可已而不已曰猶猶者責辭也不可已而不已亦曰猶猶者恕辭也當時魯之臣子明知仲遂之爲大惡欲黜而奪其禮乎則宣公在焉使弑立之罪暴揚中外勢有所不敢也欲隆其禮則公論之謂何傳稱夫人姜氏哭而過

市市人皆哭以情度之夫人亡而哭則仲遂卒而喜矣在通國
喜幸之不暇而吾輩欲畢致其哀戚之情不亦過乎故猶繹而
萬者魯臣子秉彝之良心也去籥者魯臣子塗飾之具文也聖
人書此以見天理之不容誣人心之不可欺如此也繼卽書曰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氏與仲遂同惡者也相去不旬日而後先
殞命天道不愈彰彰乎及再不克葬胡氏始歸諸天道以爲著
咎徵焉盍亦因此以識彼也或曰然則遂之罪不容誅矣於世
卿何責焉而經書字曰書字以譏世卿若季友是也季友討罪
人立賢君可謂社稷功生而賜氏與者受者皆有罪焉是春秋
責備賢者之意也遂也悖人倫逆天理恣行不義而莫之顧可
同年語乎然則何爲書字也曰生而賜氏尊貴無與比自以爲
篡弑之計得矣究難逃於太廟之靈垂之斃則何益哉所以灰

奸雄之心而生亂賊之懼也愚意如此願與讀春秋者共詳之
春秋趙盾許世子止書法論

春秋書弑君三十六而趙盾許世子止兩案幾成千古疑團蓋
惑於歐陽子之言也歐陽之意以爲二子不弑君聖人必不加
以弑君之名聖人書弑君則二子必有弑君之實似矣然未達
於春秋之義也春秋書法同而立義各不同雖弑君大獄固有
然者不明其敎不可以得其義也是何也趙盾書弑君誅其心
也許世子止書弑君憐其志也曷言乎誅其心也盾以正諫忤
靈公公必置之死地而後已方是時盾無葬地矣趙穿者其平
日所蓄養之獒也公之獒不能殺盾而盾之獒殺公舍主人而
歸獄於獒可乎哉在穿未嘗有憾於公特其意欲生盾故不得
不死公耳卽穿未必請命盾未必授意試思發難謂何則盾之

心斷可識而罪有所歸矣又何待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後知其弑君也我故曰誅其心也曷言乎憐其志也許世子仁孝性成於悼公非有纖芥之嫌也以不嘗藥而死之王導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繇我而死也朋友且然況君父乎按左氏稱止自責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歡餽粥盍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繇此言之棄千乘如敝屣而捐性命以從亡父於地下是故直書弑君者聖人之法亦世子止之意也我故曰憐其志也所謂書法同而立義各不同雖弑君大獄固有然者此類是也或曰趙盾名卿也身在局外而不爲開一面之網許世子孱子也身在局中而必爲申三宥之條子何以知之曰屬辭比事而知之也曷言乎屬辭比事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趙盾書弑而靈公特闕其葬所以明盾之爲賊法在必討

也雖無其事卻有其心故有可入無可出也許世子止書弑而悼公特著其葬所以明止之非賊法在必赦也雖有其事卻無其心故旋入之旋出之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不於此深切著明矣乎胡氏發明兩案可謂破千古之疑而未嘗以葬不葬權衡其間故其義有未盡者若歐陽子何足以知春秋

春秋楚公子比書法論

春秋之筆如化工非人力所能爲也惟胡氏傳察理之明析義之精能爲化工寫照勝公穀左氏遠矣然其間偶有未安者如楚公子比弑君一案是也何也傳於比之弑君也責其不明乎君臣之義按楚虔弑君而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凡在楚之臣子義不與共戴天而况比出奔十有三年未嘗一日北面而朝之哉考諸經州吁嘗君衛矣書衛人殺州吁而

不稱君明衛之不得以爲君也陳佗嘗君陳矣書蔡人殺陳佗而不稱君善陳之不肯以爲君也何獨至於楚虔而君之魯桓弑隱而立與楚虔同春秋於會盟朝聘之際屢示誅討之意至其歿身猶舉王法所謂身無存歿時無古今皆得致討而不赦也豈聖人之法嚴於宗國反寬於鄰國乎如之何其君之也且也君臣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以傳所引晉欒衛鱄之意言之則是君臣大倫皆出於人爲而非本於天定也不亦惑乎若曰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纍其宗族卽君臣之分猶在是以一時之私恩亡萬世之公義其說益不可通矣至其較量於五難五利之間尤非平日解經之法何也論是非不論利害者春秋之旨也焉有利在棄疾則薄其誅不利在子干則厚其責者乎反覆是傳